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PV. 2397

7 November 1975

CHINESE

大会

第三十届会议

第二三九七次全体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七日星期五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托恩先生

(卢森堡)

- 巴勒斯坦问题〔27〕(续)
- 工作方案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上午十一时会议开始

议程项目 27 (续)

巴勒斯坦问题

维拉先生(马耳他): 无论各国对目前这一问题的看法有多大的不同, 重要的一点是: 我们现在所处理的是一个几十年来无处申冤、在外力所强加的无可挽回和日益恶化的环境下勉强维持其生存的古老民族的前途问题。要分门别类对这个流离失所的民族所受的无数冤屈作一个历史性的分析将要写成好几本书。它是一个强行使用优势力量造成处理不公的历史悲剧。

由于这个背景, 终于在这个大厅里找到一个发泄机会的强烈的感情不应该受到指责, 而应该得到对发生原因的更深认识。到现在为止, 联合国在忽视了这问题多年之后, 还没有超越承认巴勒斯坦问题是应该就其问题的本身来加以讨论和认可受到承认的巴勒斯坦人代表有在本组织陈述立场和参与工作的权利。

人们在各种不同程度的信念下, 都强烈地感觉到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 要想公正而和平地解决该地区的纠纷就不能忽视这个方面。此外则整个世界还日渐了解到巴勒斯坦人民所受的冤屈是必须得到补偿的。

这种感情的激动和愤恨是很易于理解的, 但是我们的目的应该是写出新的篇章, 促进正在渐渐起来的一线希望。它不是一个容易处理的情势, 但是我们在处理的时候, 应该要宽大一点; 无论在表面上怎样困难, 我们应少看一点过去的仇恨, 多注意怎样对未来的情况, 作一种和平的处理。这需要所有国家的谅解与热心——特别是直接参与的各方和与该地区不断的动乱最有直接关系的国家。过去已经错过太多的公平处理的机会。这些疏忽不应该再犯。

那些至今还不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性的国家应该毫不迟延地采取这一重要步骤和握紧该组织正式代表伸出的和平之手, 让他们能够一起参加来解决他们自己

的前途。但是，单是承认是不够的；必须继之以真诚的协商。不这样就是不采折衷调解的办法来争取和平，以极端主义来替代可能产生积极效果的态度。

但是我必须强调一下，过去的事情已清楚的表明了不妥协和依仗武力不能解决问题。不妥协只能带来恼怒，暴力只能引起进一步的暴力。并且，在尖端武器随时可有而且又能够经常加补充的情况下，这种方法只会使过去已经蹂躏过该地区好几遍的战祸，益加惨烈，使得受害的范围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远。显然的，过去采取的途径并没有抓到解决的要点。我们显然是必须另觅他途。

解决之道的总方针必须符合联合国的宗旨与原则和它各种机构对这问题所作的声明；特别有关的是不得以武力夺取领土的原则。大会去年通过的历史性决议提供了全面解决的基础。我们现在应为执行第二十九届会议的第3236(XXIX)号决议想出最好的途径和方法来。基于这些考虑，我国代表团奉命宣布加入为已在非正式传阅的两项决议草案的提案国。

格罗泽夫先生（保加利亚）：大会在第二十九届会议上就巴勒斯坦问题通过了三个决议。它们成了国际社会和本组织对这个问题态度的一个革命性的转折点。

这些决议表明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和他们为独立和自由而斗争的合法权利已经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同时，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已认识到中东情势的真相并且毫不含糊地指出，不仅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该地问题的公正解决是消除中东冲突的一项必要因素。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关于这个问题所举行的辩论和通过的决议，以及本届会议所进行的辩论对巴勒斯坦人民要求承认其合法权利的斗争和消除中东战争危机的根源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特别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巴勒斯坦人民现在有机会直接参与联合国的关于直接关系到他们命运的问题和他们多年来所追求的承认他们的国家权利的各种辩论。

今天，人人都清楚，巴勒斯坦问题是一个当代十分重要的、影响着一个整个民族利益的尖锐的问题。更清楚的是，今天已不再可能象那些把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放在脚底下践踏的人多年来想搞的，把巴勒斯坦问题说成只是一个难民问题。

短视和无视于事实的真相永远是有害无益的。当它们应用到象在中东的帝国主义集团搞出来的这样一个复杂的情势上，就更其危险。现在，大家总应该认清了只有保障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包括自决和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我们才能在中东获得公正的解决。换句话说，除非找到一个符合本组织的《宪章》而为巴勒斯坦人民所接受的解决办法，就无法在世界上那个部分建立起公正而持久的和平。

四分之一多个世纪以来，巴勒斯坦人民一直都没有机会行使他们的合法权利。这一事实是中东紧张局势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一紧张局势是由于以色列的侵略造成的。实质上，中东的冲突和危机主要是因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和他们遭受了残酷的镇压和不人道的迫害而引起的。

巴勒斯坦人民受到恶名昭彰不公正的对待。一百五十万巴勒斯坦人被赶出他们的土地。他们被非法的剥夺了土地，同时遭受到有计划有步骤的殖民。对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而进行的恐怖主义战争已经愈演愈烈了。所有这些再加上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侵略和其对其他阿拉伯领土的武力占领，中东紧张局势的原因就很明显了。该地区变成一个威胁到当地、威胁到全世界的和平的危险的温床的原因，也就一目了然了。

大会第3236(XXIX)号决议的通过已一年多了。该决议重申了巴勒斯坦人民在不受外来干涉下实行自决和国家独立与主权完整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该决议也承认了他们的斗争是合法的、是符合《宪章》的宗旨与原则的。大会对巴勒斯坦问题还没有得到公正的解决的这一事表示了严重的关切，它警告说，这个问题仍然构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个威胁。不但如此，大会还强调，要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巴勒斯坦人民是一个主要的当事方。

不幸，必须强调的是，虽然联合国的决议清楚的表明了本组织绝大多数会员国的愿望和非洲统一组织的以及不结盟国家的决心，但朝向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方面还没有取得进展，在解决中东危机方面也没有任何动静。

实际上，大会的决议从没有得到过遵守。国际社会的警告和最有关系的集团成员的希望也没有受到应有的考虑。不但如此，以色列当局坚持它的侵略政策，不顾联合国的决议，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和其民族解放运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合法权利。

犹太复国主义和其外来的保护者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忧虑，尤其是现在，以色列的首领们和某些集团正企图使国际社会相信现在正在采取某些解决中东危机的行动。实际上，这项行动是掩饰的，它不能导致中东的长期解决。

任何解决办法如果不包括承认长期受苦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愿望就不可能是公正和长久的。由一个国家对这个关键问题所采取的立场可以明白地显出它是否希望在中东造成一种永久改善的气氛。

保加利亚政府和人民以不断的关切和关心研究着中东的问题和情势。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个区域离我国很近，同时，根据我们的原则，社会主义的保加利亚支持阿拉伯人民——包括巴勒斯坦人民在内——的权利，反对扩张主义者、反对以色列的侵略政策，反对帝国主义的势力。

我们曾提倡中东问题应达成一项长期的和平而公正的解决，使阿拉伯人民可以安全地、不受阻碍地和不受外来势力干扰地朝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前进。

保加利亚对中东问题的立场是十分明白而且是一贯的。它同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保加利亚在联合国内外都表示了支持阿拉伯人民的目标。保加利亚的立场由保加利亚国务委员会主席托多尔·日夫科夫于十月十四日向突尼斯共和国国民议会的讲话中再一次十分明白地予以证实。他说：

“保加利亚一向是，今天仍然是，一个阿拉伯人民反对以色列侵略的忠实的

朋友和盟国。我们坚定的立场是，除非以色列部队从一九六七年所占据的一切领土上撤出，除非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得到承认，除非他们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得到承认，以及除非中东所有人民和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得到承认，否则该地区便不可能有什么公正而持久的和平。”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我们的朋友已经一致地认识到这项政策的目标是在建立和平和相互的谅解。关于这一点，我要引几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政治事务部主席法鲁克·卡度米先生今年访问保加利亚时的讲话：

“我们以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国家为友为荣。阿拉伯人民，特别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深深感谢这些伟大的，政治、道义和物质的帮助，我们愿重申，由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给我们的和继续要给我们的积极支持，我们已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使我们感到荣幸的是，我们的朋友保加利亚是四年前第一届工会声援巴勒斯坦工人和阿拉伯人民的世界会议的东道国。”

这是对某一个代表团首席代表的造谣中伤最好的答复，大家都知道他专门造谣中伤和毫无根据的诽谤苏联和其余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他们再次在这个讲坛上收到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事实上那个放肆造谣中伤苏联者是再次地污蔑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每一个代表自己判断一下，看谁是在讲真话、谁是一直在歪曲事实。让我特别引一位著名保加利亚作家的几句话：“当诽谤的人在胡说的時候，要记住：黄蜂是不刺烂果子的。”

以色列的领导人应该尊重联合国绝大多数的期望而冷静地面对现实。但是以色列仍然狂妄的实行其扩张和侵略政策给中东和以色列自己的人民带来一切危险。就在几天之前，这个政策还在这个讲坛上重申过。他们完全不尊重联合国，也不考虑大会的决议。以色列的领导们只有在大会和其决定及决议有利于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成为他们的工具时才愿意承认它们。这只能证明他们是政治盲目。如果我们

考虑到总的趋势是国际关系要自由，人民之间要互相谅解，则以色列领导们的侵略行为是完全与现实相违背的。

当前国际关系方面的显著特色是：国际气氛渐渐改善，和平共存原则得到了实行以及一个新的世界冲突的危险已经消除。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胜利结束、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人民历史性的胜利和最后根除殖民主义的显著成就都是这个不可逆转的进程中的新的里程碑。鉴于这些积极的发展，以色列领导们的外交政策——他们的侵略和扩张、他们对一整个民族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的顽固侵犯和完全不理联合国的决议和国际社会的愿望——的不合时代要求已日益明显。以色列当局似乎生活在另一个时代。他们还会向这条除了别的以外，只能毁灭其自己人民的道路死钻多久？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的外来支持者还会给他们多少无耻的政治支持？以色列还能一直这样对外界的情况，不闻不问吗？以色列人民还能对这种情势能容忍多久，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和其他人民就不会变成忍无可忍吗？

我们保加利亚从自己的历史经验中知道，没有任何形式的奴役能长久维持。我国人民生活在外国奴役之下达几世纪之久，但没有人能屈服我们的意志；没有人能挫折我们的自尊或沮丧失我们追求国家独立和自由的希望。

英雄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决心和愿望从来不会被打倒。在苏维埃工人和所有国家的工人于今天，十一月七日，庆祝其五十七周年纪念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在打倒法西斯和殖民主义之后，这是不可能发生的。现在每个人都应该了解，以色列领导们的现政策是和世界上所有大小各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完全不符合的。这些政策不会也不可能在中东导致和平和互相谅解，也不能使以色列人民得到和平与安全。这些政策只符合企图在世界各地阻止解放进展、不想中东有和平、也不想世界有公正而持久和平的那些势力的利益。

但是，以色列当局应该知道他们不能再践踏阿拉伯人民，包括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的自决和独立的权利；他们的策略不能长期有效的在阿拉伯人民之间制造猜忌、

犹豫和分裂。他们不能阻止阿拉伯人民的革命和与这一革命分不开的这些人民的解放运动。如果还有人对这个有任何怀疑，他只要回想一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主席，阿拉法特先生大约一年前在这个讲坛上所讲的话，和仔细思考一下该运动的一位领导人，法鲁克·卡杜米先生几天之前在本大会上的讲话。连盲目的人也应当了解巴勒斯坦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今天中东局势里的一个主要因素。

如果没有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在中东问题的谈判各阶段以平等的地位参加，则要在全面解决中东冲突的范畴内恢复他们的合法权利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经验告诉我们，要公正、和平解决中东问题，我们就不能采用局部措施。整个问题必须整体解决。这样的一种解决只有在已经建立的有效的机构——我是指日内瓦和平会议——的范畴内才可能，日内瓦和平会议的工作，尽管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坚持恢复，却始终受到以色列的领导人和其他大家都知道的几个集团的有计划的破坏。

任何进一步的想避免举行这个会议的企图只能使情势变得复杂和产生更多的困难。只有在这样的论坛上，我们才能审议和解决中东的一切问题——包括这个关键问题：承认并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这就是何以一切有关各方，特别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必须参与日内瓦会议工作的原故。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在朝向公正解决巴勒斯坦人民目标的道路上跨出了一大步。我们相信本届大会将再度肯定已取得的成就而向前更进一步。为了中东的和平与安全 and 三十年前缔造本组织的原则，我们必须促进这个朝向公正解决的行动。

保加利亚代表团将一如既往积极参与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符合本组织原则、符合英雄的巴勒斯坦人民对本组织所寄希望的决议案的拟订。

斯拉维先生（摩洛哥）：自从上届大会几乎无异议地通过一项决议，对巴勒斯坦人民给予了在国际社会中应有的地位之后，巴勒斯坦问题已到达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

摩洛哥代表团认为在那项决议中，大会一方面不认为巴勒斯坦问题是一个局部问题，同时把该问题列为中东危机中一个主要的独立因素。因此，大会自然应当正式采取这个立场，特别是由于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危机的根源，而这个危机，大家都承认，只有公正而客观的解决巴勒斯坦人民所遭受的不幸才能得到解决。

我国代表团更认为大会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的代表性是一项积极性的事件。它保证了未来就有关这个烦恼的问题的讨论将会有为巴勒斯坦人民带来圆满解决的各种机会，巴勒斯坦人民自己就认为巴解组织是他们和联合国之间的一个仲介。

如果说联合国通过这个决议，就是我们巴勒斯坦兄弟过去三十年顽强斗争的结果也不为过。以色列一贯对巴勒斯坦人民施以灭绝政治和灭绝生存的战争，其残忍的程度，正如其横下了心一定要贯彻到底一样地狠毒。巴勒斯坦人民为反抗战争，讲行这一斗争是为了维护他们作为人类的生活和作为国家的生存。

联合国已经日渐了解到巴勒斯坦问题的实质，更日渐认识到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合法性。第3236(XXIX)号决议的通过，已经部分地纠正了以前所采取的不公正立场。我们认为这项不公正根本就是许多痛苦的根源；如果能对情势有较清晰的估计和较明白的分析，则多年前就可以把它纠正过来了。

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史充满了许多牺牲和英雄事迹。早在一九三六年巴勒斯坦人感觉到一项威胁到他们生存的阴谋正在形成，就进行了六个多月的罢工，含辛茹苦地承受了这一行动所带来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了；联合国一创立就通过了解放被压迫人民的原则，从那时起，巴勒斯坦人民就盼望会得到同那些被提拔到独立和恢复了国家尊严的人民一样的待遇。

但是，当建立在他们的领土上的以色列国得到承认时，使他们受到了极大的震惊。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对付他们的阴谋不止是要他们再一次屈服于外国的占领之下，而是专为了一些移民集团、殖民者和帝国主义者的利益，进一步要把他们遣散

抽杀，占领他们的财产，没收他们的土地和在他们的土地上强加以外国的主权。

因此，由于这些阴险而残忍的阴谋，巴勒斯坦人民不仅被剥夺了管理其国家的权力，甚至是丧失了生存自己土地上的权利。

这就是巴勒斯坦人民三十多年来所受的、深深震撼着人类良心的惨痛经历。

但是巴勒斯坦人民从不认输。抱着坚忍和决心，它坚持地反抗了一切邪恶的势力，它的人民敢于迎着血腥的武器毫不畏缩地袒起他们的胸膛。

巴勒斯坦人民坚决相信他们奋斗目标是正当的。它抵住了武力的要胁，并且靠着对其千年历史的认识和信念维持着它的生存。

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和立国的权利已经被剥夺了很多年了。经过多年的考验，他们终于又取得了生存的权利，提供了一个令人起敬的榜样，在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关心之后又得到了它们的尊敬。

大会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的资格参加有关辩论时，只不过是对于巴勒斯坦人民以勇气和牺牲在每个人心目中赢得的敬意和感情给予正式的承认而已。

第三委员会通过的一项决议草案已快要送交大会审议了。那个决议草案里说：犹太复国主义和其卑劣的特质、霸权主义的目的、不道德的意识形态和令人不能接受的行为应当看成是种族主义的一种形式并且应当这样加以谴责。通过这种的决议，大会就是朝向纠正一九四七年所造成的情势方面迈进一步。

在第3236(XXIX)号决议里，大会明确的指出了应循的政治路线。这一决议承认被剥夺了家园的巴勒斯坦人民有不可剥夺的独立权利。现在似乎已是应当对它赋予实际内容以保证巴勒斯坦人民在巴勒斯坦有一块国家领土。把从他们那里无理夺取的土地，还给他们。

联合国已承认了巴勒斯坦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合法性。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该区殖民建立了一个种族主义和扩张政策的国家，巴勒斯坦人民是被他们从自己的土地

上赶出来的。

注意到犹太复国主义的真正本质，大会重申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特别是其独立和主权的权利。因此，本组织的下一步行动应当是寻求执行巴勒斯坦人民民族权利的途径与方法。它必须在给那些勇敢的人民以大量支持的基础上予以进行。这种支持，在这个大会的上届会议中，已有了明确的表现。

因此，大会应根据将要提交给它的决议草案设立一个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委员会，密切注意这个问题的进展，提出一切协助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必要措施。根据同一方针，有必要如同巴解代表最近所提议的，设立一个制止犹太复国主义的特别委员会。那个委员会特别要注意的是向国际舆论界报道该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本质和企图。

我们要不厌其烦地提请注意以色列军国主义的顽固和狂妄，它竟然否定了巴勒斯坦人民——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主义首当其冲的牺牲者——的生存。不但如此，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一贯的企图在政治上消灭巴勒斯坦人民。摩洛哥认为，为了回敬犹太复国主义的挑战，巴解应该在所有国际机构和会议以及在为了解决中东危机的一切会议里派有代表出席。事实上，该危机也只有在巴勒斯坦人参加那些会议和其民族权利得到承认时才能解决。

国际努力首先应当贯注在问题的实质上，就是恢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在这些条件之下，解决的途径就必须摆脱以色列以侵略行为所造成的局面。

脱离接触协定固然已在双边的基础上达成。我们希望继这些协定之后还会迅速达成其他协定，促使以色列赶快从一切占领的领土上撤出。可是，不幸的是，巴勒斯坦人民民族权利的问题依然毫未解决。国际社会必须尽一切可能的方法迫使以色列放弃其种族主义和扩张主义的目的。

无疑的，巴勒斯坦人民必须有其生存的权利。它有权利要有一块领土，有权

利要有它自己的领土。我们希望它很快就能得到一项解决，在还没有解决之前，国际社会必须防止以色列在一切占领的领土上，特别是西岸，继续推行其目前的那种压迫和迫害的政策。我们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侵害人民生命和福利的行动。我们也清楚他们为了要毁灭巴勒斯坦的民族传统种种举动。我们曾为了阿拉伯城乡的犹太化和神圣处所的受到亵渎而起来反抗过；我们一直就为回教寺院之被篡夺和祈祷场所之被破坏而感到愤恨。国际社会必须更加负起责任制止对我们巴勒斯坦兄弟所犯的罪行。它必须更加主持正义。

这样，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人民的信任，本组织才不负其崇高的目标。一定要使巴勒斯坦人民在巴勒斯坦地方有一块国土，我们才能对得起良心，才能保证在人类的进步方面取得别的胜利。

莫伊尼汉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们今年的讨论又集中到全面解决中东问题的一个方面上来了，这一问题，特别是从人道方面来说，是最敏感和迫切的。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仍然决心尽其全力以求这一问题的和平解决，公正而持久地处理阿以争端中的一切问题。让我引一段九月二十二日基辛格国务卿对大会的讲话：

“我要强调美国奔走这项协定的谈判”——指最近的西奈协定——“不是为了要阻止它走向和平，而是要为走向和平的过程加上一种新的推动力。

“福特总统曾说过，我们不允许中东的局势相持不下或停滞不前。西奈协定签字之前如此，今天依然如此。我们政策的目标并不在再度制造一次暂时的停战，而是要维持协商的势头。美国决心采取每一个可能的步骤从争取实际进展中来求得最后的和平。”（第二三五五次会议，英文第 37 页）。

我们特别认为经过公正的谈判来解决巴勒斯坦人问题的方案是解决这一问题中的重要成分。基辛格国务卿在本月的早些时候说过，没有考虑到巴勒斯坦人民合法利益的安排，中东是不会有永久和平的。没人能漠视巴勒斯坦人在中东的平衡方程中

的重要作用，或抹杀他们的正当愿望。

巴勒斯坦问题向来就不只是一个救济难民的问题。它是一个比难民问题广大得多和复杂得多的问题，尽管在现在这种情形之下是更其如此。它的方面和牵涉的问题，这几年来是已经越来越多了。在我们现在和未来为中东作出的和平努力中，没有人能够忽视这个现实，而且我们也不会忽视这个现实。

各种调解的努力是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以安理会第 242(1967)和 338(1973)号决议所制定的方案进行的。这一方案已得到日内瓦会议参加者的同意，它也帮助取得了过去两年中的显著进展，为我们正在努力追求的进一步进展作出了准备。我们赞许以符合《宪章》的方法来求取巴勒斯坦人的利益。但是，因为我们支持这个方案，我们必须就主张建立一个委员会的工作文件表示一点我们的意见。

大会知道，去年美国是投票反对第 3236(XXIX)号决议的。我们的理由是，我们对于用大会的决议而不用协商互让的办法来达到巴勒斯坦人的利益和希望的效能问题，持保留的看法。我们又认为怂恿巴勒斯坦人在巴勒斯坦行使权利是会引起严重的政治和法律问题的。称为巴勒斯坦这一地理单元的一部分是现在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领土。因此，要求在巴勒斯坦行使权利似乎就等于要求——至少是部分地——介入一个会员国的内政管辖权。

关于提议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参加日内瓦会议的问题，我们注意到目前各参加国的意见各有不同。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我们的政策是，任何一个新分子的参与都要经过了仔细的审议、协商和得到各方的同意之后才行。我们随时愿意积极参加这种协商。关于承认、或和巴解谈判的障碍的问题，我们的意见是众所周知而有案可稽的。

福特总统曾经声明过，美国愿意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和 338(1973)号决议制定的办法根据当事各方的意见尽其所能协助谋取一项谈判解决的途径。我

们愿意鼓励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进行进一步的谈判。 我们愿意与有关各国讨论和协商关于重开日内瓦会议的实质问题和形式问题。 我们随时可以讨论以何种方式来讨论巴勒斯坦人的合法利益最为适当。 我们愿意探索各各种解决的途径。 我们立定决心愿意不遗余力地做各种尝试。

我们不打算参加或支持大会改变费尽心血才得到当事各方所接受的安全理事会所商定的谈判办法。 我们也不愿意支持了一方的权利而牺牲了另一方的权利。 但是，我们愿意鼓励谈判并以和平方法追求我们众所期望的解决。

只有这样才能使巴勒斯坦人民得到他们的合法利益，要他们得到了合法的利益才能达到和平。 本着这种精神，美国随时愿意尽其所能，尽其本分，去帮助和促进中东的真正和平。

赫佐格先生（以色列）：我在这一辩论开始时所作的预测已完全证实和猜中了，这的确是件令人遗憾的事。 不作有用的辩论去鼓励目前走向和平谈判的趋势和在各国互相尊重和互相承认的基础去寻求和解，我们一直在受到不可避免的怨恨和诽谤的密集攻击和荒谬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历史篡改。

无疑的，上当是有限度的。 这个大厅里大多数的代表们对于历史应该是记忆犹新。 以最无耻的方式对历史进行篡改的代表们的天真也必然是有限的。 对大会智力的侮蔑也必定有一个限度。

犹太民族曾连续不断地在圣地生存了几千年，经过了几千年的宗教、民族、政治和历史的经验，他们在圣地的源远流长的历史的和宗教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由国际联盟予以确认了。 在巴勒斯坦重建一个犹太人的家园是受到，除了别人以外，阿拉伯复国领袖们的欢迎的，他们承认在阿拉伯民族有二十个国家行使其主权的四百五十万平方英里的地区内有地方可以容纳一个小小的犹太国家。

一九四七年联合国大会在一项历史性的行动中，认可了犹太人民在其古代自己的土地上自建一个国家的历史权利。联合国提出的方案要求把这块地方分成两个国家，一个犹太国和一个阿拉伯国。犹太人正式接受了联合国的决议。阿拉伯国家就马上出来反对。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五日英国委任统治结束时，七支阿拉伯军队侵入巴勒斯坦，决心要在以色列刚刚成立的时候就把它摧毁。当时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葛罗米柯先生曾在安全理事会上把这种阿拉伯人的军事行动说成是“目的在压制一个民族解放运动”。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就如俗话所说的，事实的真象是不会因为那些揭发真象的人不肯再说实话而改变的。

在数量上、和武器上都远不及人的少少的犹太人，拼命地、但成功地起来反抗，虽然在过程中损失了百分之一的人力，但是以色列国是建立了。约旦代表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代表毫无根据地一再说我们赶走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那是彻头彻尾的捏造事实，一派胡言。每个愿意费点精神翻翻这一段悲惨历史的人都知道，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是奉了他们首领们的特别指令才离开家的。同时，那些首领们更是首先离开的一批。他们应许搬走的人说，他们一等到阿拉伯军胜利便可以回来，同时又可以接收犹太人的财物。所有的犹太人都会被消灭和被赶到海里去。

我要引用一小段哈莱德·阿兹姆的回忆录，他在一九四八和四九年是叙利亚的总理。该回忆录两年前在贝鲁特出版。阿兹姆先生写到：

“自从一九四八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要求难民能返回他们的家园。但是我们自己就是当年鼓励他们离开的。在我们叫他们离开和我们吁请联合国解决他们回返问题之间只有几个月的间隔。这是一个明智而稳健的政策吗？这样做法能算是前后一致吗？由于我们呼吁他们、恳求他们离开他们的土地、家庭、工作和行业而给一百万阿拉伯难民带来了破坏。虽然他们每一个人过去都有工作和胜任地从事一定的生计行业，我们已使他们成为赤贫和失业。不但如此，我们使他

们习惯于乞讨施舍和靠联合国组织分配给他们的一点东西过活。”这是当时一位阿拉伯知名领袖所说的话。

就在上一周，大会的会员看过黎巴嫩的新闻报道，当地居民拒绝离开冲突地区，他们引出一九四八年巴勒斯坦人的先例说：“这一次我们不会听我们领导人的话而离开了。”

巴勒斯坦人自己叙述那些悲惨的日子和他们的领导人们所给他们的冷酷劝告的书，就已汗牛充栋。

许多年来我们屡次提出了妥协办法，但是阿拉伯国家不同意，因为它们想要保持这个冲突，不肯丢掉这颗政治棋子。我们答应补偿他们的财产，他们不要，因为这意味着对以色列的承认。多年来我们提出的每一个建议都表示愿意妥协都被阿拉伯国家拒绝，它们必然是在最极端的分子的控制和统治之下。这是各会员国可以从它们在这几届大会中所表示的意见中体会出来的。

一九五六年西奈战役之后，由于说好由联合国紧急部队驻守我们同埃及之间的边界和亚喀巴湾的蒂朗海峡，进出亚喀巴湾的航行可以无阻碍地自由通行，我们就从该次战役中所占领的领土上退出——就是整个西奈和加沙。十年后，一九六七年五月，埃及的纳塞尔总统命令联合国紧急部队退出。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竟然没有征求安全理事会或大会的意见就毫无反抗地退出了。接着纳塞尔总统就不以以色列航运通过蒂朗海峡，制造宣战的借口。当他们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开罗街道上行军，向西奈进发的时候，曾对阿拉伯工会大会宣称，这一回他要彻底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换句话说，要毁灭以色列。阿拉伯军队包围了以色列——二十五万军队。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群众疯狂起来了。全世界都是皇皇终日，不知所措。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进行了一次空前的辩论，可是除此以外便别无作为。魔鬼的力量在怂恿阿拉伯向以色列进攻。世界新闻界纷纷为以色列的模范社会和民主制度写告别文章。阿拉伯世界兴高采烈，认为以色列的每个男子、妇女和儿

童必然逃不过想象中最恐怖的命运。当他们的军队部署在以色列的四周准备进攻的时候，即是用他们的话说，要把犹太人丢到海里去的时候，阿拉伯的群众是空前地疯狂了。我们又一次对强大的优势兵力作出反击，在一周之内打败了阿拉伯联军，占领了现今在以色列管理下的西岸、西奈、加沙和戈兰高地等领土。

我们的作战，不是为了征服。我们没有打算作战。我们向来不争领土，也不求扩张，以后也不会寻求领土或扩张。当时阿拉伯的一切声明都是有案可查，大会的会员可以去读一读。阿拉伯所加之于我们和他们自己的战争导致了一九六七年战争的结果。许多代表团在这儿说以色列侵略都不是说的真话，是受了贿赂而说的。说以色列侵略就是一再地扮起了脸说谎话，经不起事实考验的。这里所有的代表在一九六七年都是成年人。请不要假装不知道一九六七年的事情。任何自重的代表团，不论是那一派那一集团，敢于恶意地篡改历史，不过是自打耳光。

一九六七年六月的冲突结束后不到两个星期，以色列提议把整个西奈归还给埃及和整个戈兰高地归还给叙利亚以交换该地区的非军事化和一项和平条约。但是阿拉伯国家却被人劝说不要这样；不肯谈判妥协。约旦代表叙述一九六七年战事爆发的情况，完全是歪曲事实，对本组织的侮辱。所有的阿拉伯领导，包括侯赛因国王自己在内，都曾在文字上，口头上和影片上说明过他们准备歼灭以色列的计划，鼓动他们的军队勇往直前完成这件任务——如果他要复印本，我可以给他。

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星期一上午，当时的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司令挪威的奥德·布尔将军向侯赛因国王转了一份我们当时的总理，已故的列维·艾希科尔先生的文电，警告他不要联兵攻击以色列。侯赛因国王说：

“上午十一点钟稍后，这位挪威将军通知我，以色列总理向约旦提出一项呼吁。他说：‘如果你不干涉，你就不必承受后果’。”

侯赛因国王接着说：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在耶路撒冷打起来了，我们的飞机已经出发去炸以色列的空军基地……”。

约旦的答复是，——这是十九年来第二次——对耶路撒冷圣地发动大规模的炮击，约旦的军队攻击在耶路撒冷政府大楼的联合国司令部，和对以色列的村庄、农场和城镇滥施轰炸和扫射。

现在我再以侯赛因国王回忆录中引一段有关那个要命的上午的情形的话：

“我下令炮兵部队开往前线。伊曼·阿里旅的一个步兵营占领耶路撒冷的斯科帕斯山”。

接着他解释说：

“斯科帕斯山位于耶路撒冷的非军事区。这一孤立的地点，一直就是一九四八年第一次以阿冲突以来联合国安全部队司令，挪威的奥德·布尔将军的总部。不多久，我们的部队就占领了斯科帕斯山。”

这就是今天西岸在以色列手里的缘故。请问我们的约旦代表：我们应该相信谁的话？他说的话，同他所说的别的话一样，与事实、与他的国家元首、他的国王在这本书上所发表的话完全不符。他要不要我读一段他自己的国王所著的书里叙述这些事件的话来证明他的说法完全是不实的捏造；还是他愿意声明他认为他国王所写的历史是假的。如果他还有什么疑问，我建议他到楼上秘书处去，或者，可以不必麻烦他，而要求把当时现场的联合国人员关于约旦怎样进攻才使西岸落到以色列手里的记述拿下来给所有的代表团看。

看看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怎样变成了阿拉伯各国间政治角逐的棋子的情形是很有意思的。我的约旦代表为了避免讨论，老是说“巴勒斯坦的历史疆界是众所周知的”。我同意他。巴勒斯坦的历史疆界是委任统治时代的疆界，是国际联

盟在一九二〇年所定的疆界，我再说一遍，巴勒斯坦的百分之八十是今天的约旦国。不但如此，我还要说一遍，尽管他说极大多数的巴勒斯坦人是以难民身分住在加沙和西岸，但是事实是，百分之八十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住在约旦、以色列、西岸和加沙。他讲的只是极少数的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巴解代表则说有三百五十万人。坦白的说，我不了解何以他们不能聚在一起大家为一个头。至少在这一个问题上能够有一个一致。根据证实了的计算，我们的数字显示大约有二百八十万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其中一百六十七万八千人是约旦公民，四十六万八千人是以色列公民。他们老说有人在灭绝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但是他们自己的数字却显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在二十五年里翻了一番多。

我的约旦同事总要把约旦的东岸同西岸分开。他显然是不承认约旦有巴勒斯坦人的存在。他在大会里怎样和巴解勾结的情形是令人感动的。我不知道在这件事上他是否还肯解释一下怎样把他这种态度同亚西尔·阿拉法特一九七四年十一月给巴格达约旦学生会议的一封信上所说的话相调和起来，这封信说：

“约旦是我们的，巴勒斯坦是我们的，在我们把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反动的叛徒叛徒赶出去以后，我们要在这整片土地上建立起一个国家。”

我的约旦同事怎样把这个声明同他在这个大会对巴解的事业的热烈支持调和起来？

接着他又在评论中指出，约旦政府对一九七四年十月拉巴特阿拉伯高峰会议作出了承诺。作为一个自认为对中东事务还相当清楚的人，我对于他对拉巴特会议所作决定的感到兴奋，实在不胜惊讶。他真的是承认巴解是所有——包括在约旦东岸的——的合法代表吗？

我要求他谈谈这个问题，至少使我们知道现在大家谈的是什么问题 and 那一些人。

但是现在应是我们彻底澄清一切有关一九六七年以色列侵略之迷的时候了。我要拆穿这种喧嚷不休的谎话和虚构的事实。他们威胁要消灭我们。这种威胁是事实俱在的。军队的调动是众目昭彰的。联合国军是很丢脸地被赶了出来。

我们只能孤军作战，只能自己来保护我们自己和妻子儿女的生命。我们过去没有侵略，现在也不打算侵略。但是我们也不打算撤退之后，让阿拉伯军能够对我们发动第五次的进攻。我们随时可以同有关方面在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的广泛的范畴内进行讨论。这两个决议准备为以色列创造正常的和文明的关系并为它划定安全的和得到确定承认的边界。我们不否认而且从来也没有否认过有许多重要问题有待解决。但是我们确坚决认为，如果我们对于以色列和以色列生存权利的想法不改变是不会有进展的。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无意谈判我们自己的自杀。

我无意详细驳斥巴解代表每次到这大会上来说口若悬河地叙述以色列问题时那些毫无根据的话。每天有七万五千名阿拉伯工人自愿进入以色列，受到世界上最进步、最有社会觉悟的工会的保护，赚的工资同他们的犹太同伴完全一样。他们和他们犹太同事一起工作，拿同等的工资，一起生产，一起罢工。他们同样得到由这个世界上社会制度最进步的国家所给的福利。巴解想方设法要阻止他们来工作。但是面对着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决心，他们是无能为力的。这是巴解的难题。巴解就是不能代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

约旦代表的话是不值得一驳的，是一派胡言——巴解代表的话也是。反正以色列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人人都可以自由去参观、去看和批评。你不必通过象巴解的那种样子的，凶恶的、全付武装的岗哨才能进入以色列或自由地在以色列走来走去。

我不想对这个辩论所提出的许多问题予以答辩。特别是我们无法否认在这里的许多代表团都已有成见并不愿接受事实使他们反为糊涂，答辩是浪费时间而徒劳无功的。

几位代表已经讨论过什么是中东冲突的中心和症结。清楚这一冲突的复杂历史的人，尽管因为改变立场而想忘掉他们一度在联合国所说的话，还是完全明白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问题虽是中东冲突的一个重要部分，并不是这一问题的中心。

阿以冲突的中心问题不在能不能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找到一个满意的认同问题，虽然，我说过，我们也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也不在由于一九六七年的阿拉伯的侵略行动而落到以色列管理下的领土的问题或任何与这一复杂的冲突有关的其他问题。

你把上述问题完全解决之后，还是不能解决阿以的冲突，因为这一冲突的中心是因为阿拉伯不承认以色列民族至少在其古代家园的一部分土地上的自决权利和国家主权。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别的民族把这块土地看作是他们的家园，而犹太民族却已在这片土地上从不间断地居住了四千年之久。

除非阿拉伯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利——我再说一遍，权利——而不是象我们听一个阿拉伯的领袖所说的：因为不能在军事上摧毁以色列，所以才干脆对以色列作出事实上的承认，中东是不会有持久和平的。

这并不是我们的一己之见；一些有学问的阿拉伯人也认识到这是我们冲突的根本问题。一位这样的阿拉伯领袖就是受到国际尊重的前任大会主席，查理士·马利克博士，他在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一期的《星期六评论》的访问中说，他认为

“和平主要条件——实际上是和平根本条件——是阿拉伯世界有必要承认以色列生存的权利。他（马利克）觉得这是最根本的。除非阿拉伯人民对这个问题的想法有真正的改变，中东的危机是会一个接一个。他（马利克）一再说‘要改变想法’强调他的看法，这件事所需要的不仅是一时的迁就或是在政治上权宜姿态，而是真正接受以色列为一个国家。”

如果这个大厅里还有什么人对中东冲突问题的中心存有疑问的话，请看看亚西尔·亚拉法特自己十分简洁明了的说法。在利比亚，的黎波里举行的巴勒斯坦问题座谈会的开幕词中，他说：

“在这个地区里除了有阿拉伯人以外，不许有别的人。”

换句话说，在中东，从大西洋到波斯湾只许有一种人生存，就是阿拉伯人。别

的人，不管它在该地区的根源多深多久，都不许享有自决权利。

这才是我们这一地区里真正的种族主义；这才是中东的真正的排外主义。

在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338(1973)决议的范畴内，联合国已在中东设立了为求中东公正而持久和平的机构，其中包括了在日内瓦召开的和平会议。它已引致了两个脱离接触的协定，一个和埃及另一个和叙利亚，而现在又在西奈协定的范畴内同埃及定了第一个临时协定。

已经提出的和正在提出的各个决议草案都有一个目的，并且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搞垮正在发挥作用而且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效果的现行机构和冲淡一切迈向和平的进一步努力。

为什么要把一个已经设立起来同时又在发挥作用的机构破坏掉？为什么不谈判而让极端主义者来控制和制造冲突，为什么鼓励各执己见而不互相迁就？为什么本组织要接受这类表决草案而得与本意相反的结果？为什么要让政治上的权宜来减低和平的希望？

许多代表团对巴勒斯坦组织参加日内瓦会议的问题兴高采烈地发表了他们的意见。巴解已经说得很清楚，它不接受242(1967)号决议，也不接受日内瓦会议的基础。日内瓦会议毕竟是以承认以色列、与以色列妥协、保障和承认边界等条件为基础的。为什么要强迫他们接受他们不愿意接受的情况？

本组织的安全理事会根据了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创立了日内瓦会议。请问，如果巴解想去日内瓦，那么联合国要它先宣布一下接受安全理事会作为这一会议的工作纲要而通过的决议岂不是应该？许多代表团谈到以色列的生存权利，或者该地区所有国家的生存权利。各位代表，请问这些权利与亚西尔·阿拉法特今年五月在的黎波里的声明中所说的“在这个地区里除了阿拉伯人生存外，没有别人的生存”怎能对得起头来？或者，各位的话又怎能同巴解代表下面这段话对得起头来？巴解代表说：

“巴勒斯坦的外交原则是不承认，不和平……不准通过苏伊士运河……政治解决注定是要失败的。”

有人提到大会第3236(XXIX)决议。我要重复一遍，亚西尔·阿拉法特说“第3236(XXIX)号决议是要结束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生存”这又怎能同你们承认以色列该有生存权利的说法凑在一起？

如果你们不欺骗自己，你们的声明“反对一旦旨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计划”的巴勒斯坦盟约第二十条相融合？

我听过苏联代表重申他的政府过去一再提到的政策，就是它支持所有在这个地区里的国家都该有生存权——这当然包括以色列在内。我倒很有兴趣要知道苏联代表或支持这项看法的其他国家的代表们怎样把这个无疑是很诚恳的说法同他们对巴解的支持融合在一起，巴解代表前天在这个大楼里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中说他把特拉维夫看作是被占领的领土。

各位总不会希望我们同说这些话的人同席讨论。既然如此，大会岂不是应该就避免把那些全不可能实现的决议提付表决？

总之，我只能重复我几天前所说的话。这里任何极端的决议草案都是对这一地区的和解不利的。如果各位代表希望要局势和缓下来，就应该支持安全理事会所已经建立的机构，鼓励它和帮助它。今天支持摆在我们面前或将要提出的这类决议草案就是在支持那些根巴勒斯坦盟约第二十一条反对“一切旨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计划”的人的政策。

这一选择是很清楚的、不含糊的。每一个代表团在做决定的时候都要对中东局势的未来负起很大的责任。

阿拉夫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席先生，我真的佩服你和各代表在这次会议上所表现的耐心。我们今天第二次从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代表听到了我们在讨论巴勒斯坦问题第一天所听到的那些同样的十足谎言和杜造。我不知道那位种族主义政权的代表是否在行使答辩权；他提到了那些开始讨论以来发过言的代表们所讲的话。可是，既然他的预先准备的声明是在若干时间以前所分发的，既然连所引各节也是辩论第一天他发言中所引的各节，我就奇怪他为什么仍旧要用同样的谎言和杜造来折磨大会各会员国的耐心和礼貌。

我保留本代表团在适当时间对我们从所有殖民主义者和所有种族主义者听惯了的那些谎言提出答复的权利。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人类没有遭遇过象巴勒斯坦人所遭遇的那种悲剧，其他侵略也没有象犹太复国主义者侵略阿拉伯人那样的持续而经久，残忍和冷酷。这个悲剧持续的时间和联合国存在的时间一样长。联合国成立了三十年了，在入侵占领者控制下的或住在离占领地不远的难民营的三百万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所受到的危机、拷打、压迫和暗杀和流离失所也差不多有三十年了。

这个悲剧的根源远在这个时期以前，它应该远溯到一八九八年。那年，几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领导人物在瑞士巴塞尔城贪婪地研究一张巴勒斯坦人地区的大地图。他们决定那块土地是侵占的对象，这一土地离犹太复国主义第一次开会的地方相隔几千英里，大多数领导人连去都没有去过。二十年以后，那是一九一七年，另一外国人决定，在不侵犯该国其他人民的权利的条件下，他的陛下政府很同情为巴勒斯坦犹太人设立一个国家；这位外人也从来没有看到过巴勒斯坦那块土地。由于犹太复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提供资金以充英国的战事支出，鲍尔弗伯爵乃作了这项声明。他把一件并非他所有的东西，答应赠送给一个不该赠的人。这样说来，英国在没有征询巴勒斯坦无辜人民的意见时就蓄意地和预谋地违反了作为它接管巴勒斯坦和东约旦根据的委任统治书中所规定的条件。那时候巴勒斯坦的人民，绝大多数是伊

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少数是基督教和犹太教阿拉伯人。

一九一四年，巴勒斯坦的人口总数为 689,000 人，其中犹太人只有 48,660 人。一九二二年十月巴勒斯坦举行第一次普查时，人口总额为 758,182 人。其中百分之七十八为伊斯兰教徒，只有百分之十一为犹太人，百分之十基督教徒。自此以后，我们就看到有组织的种族歧视，帝国主义占领者在英国委任统治权之前，开始公开一批一批地进行非法移民。十年后，那是一九三一年，委任当局举行了第二次正式普查，巴勒斯坦人口增至 1,033,314 人。其中 693,147 为伊斯兰教徒，174,606 为犹太人，88,907 为基督教徒。这就是说，在这两次普查之间决定性的十年中，阿拉伯伊斯兰教徒和基督教徒的人口增加是百分之二十九的正常人口增加率而犹太人的口增加率则因为有非法移民的缘故，是百分之一百零八。

根据一九四六年英美调查委员会的统计，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四年年底为止，由于狂热的移民从一九三一年 174,606 人增加到一九四四年 528,702 人，换句话说，增加百分之三百，而阿拉伯伊斯兰教徒则只从一九三一年的 693,147 人增加到一九四四年的 994,724 人，计增加百分之四十。

巴勒斯坦人民在一九三〇年代和以后时期所发动的英雄起义和革命，不能有效地挡住外国移民的浪潮，那些移民用恐怖、压迫和引诱种种方法霸占了土地并赶走了原住的人民。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犹太复国主义者利用纳粹对他们所加的罪恶来争取世界舆论对他们的同情。犹太复国主义的移民者靠了美国和欧洲各国的鼓励，跟着犹太复国主义者野心的扩张，变本加利地侵犯阿拉伯巴勒斯坦。那些国家认为因为在欧洲对待犹太人的情况，如此苛急，他们的行为就应该罪轻一等；因之就对在巴勒斯坦的无辜的阿拉伯人横施暴虐，要他们来偿付和赔偿欧洲人对犹太人所犯的罪行。那些对犹太人的罪行和错误，其不公平和厉害的程度就象他们对无辜的阿拉伯人的一样。

联合国的成立，小民族受到宪章理想的影响开始希望要争取和平和自由了。都

使阿拉伯人对这刚成立的国际组织寄予信心和希望，他们把关于人类基本自由、民族权利平等和对于主权、独立和自决权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圣弗兰斯科宪章。可是，墨沈未干那个新的国际组织却已经很快地忘记了它的原则和目标。

违背了关于人权、自决以及国家在它的土地上应该享有完整和统一的一切原则，大会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二届会议上通过了第181(II)号决议，要求把巴勒斯坦一分为二，变成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以色列国，并将耶路撒冷置于特别国际监督制度之下。

分治计划以 33 票对 13 票通过，十国弃权。换句话说，这个计划获得通过的票数，在今天，连结束辩论、暂时停会或把一个项目列入议程等最简单的程序事项，也不见得能确保通过。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计划的三十三个国家中，只有一个亚洲国家，二个非洲国家，其中一国就是种族主义的南非联邦。其他使巴勒斯坦陷于悲剧的国家全是欧洲和美洲国家——北美及南美，那时候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还没有逃出美国帝国主义的影响。巴勒斯坦人民在非洲和亚洲大陆脱离殖民主义的奴役以前，在拉丁美洲人民摆脱美国的影响和统治以前，受到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种族主义的侵犯，是很不幸的。目前这个大会是代表世界上大多数人民的真实决心和意志的，如将这个计划在今天大会表决，就不会得到本组织出席会员国百分之十的赞成。

犹太复国主义者政权说过的，阿拉伯人反对这个分治计划，阿拉伯人反对这个计划正同传说中那位真母亲反对所罗门要剖分他儿子的计划一样，而世界性的犹太复国主义——如果你愿意，你可称它为假母亲——则赞成这个计划，因为它所篡夺的巴勒斯坦的一半土地是不劳而获的，或者原来并未希望——至少不这样容易——获得的。可是那位贪得无厌的假母亲，并不因获得分治计划的那一部分而自满。以色列自立国以来就开始进行侵略和扩张，目前已变成了一个蔓延到阿拉伯国家全身的癌，每天总要侵吞一点这一地区的地方。

大会一通过这个分治计划之后，我们就看到了对阿拉伯人的屠宰杀戮和恐怖行为。

经过一连串的屠杀之后——例如德尔·雅辛屠杀事件就是一九四八年四月九日犹太自卫军把巴勒斯坦一个宁静村落的全村人口，二百五十个驯顺的男、女和儿童全部屠杀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一九四八年在第一次阿以终了时，在按照分治计划给予犹太国的土地之外，又篡夺了巴勒斯坦百分之十八的土地。以色列在一九五六年对埃及的三部分侵略中希望在西奈半岛之外再并吞巴勒斯坦其余各地的企图失败后，它于一九六七年六月再度进行侵略，这一次因为有了西方和美国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支持，它不但能够占领巴勒斯坦的全部土地，而且还占领了埃及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其他一部分领土。

已经八年过去了，以色列侵略者自二十七年前把阿拉伯人赶走，强占了他们的土地而建国以来还是继续不断地在占领阿拉伯领土和侵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权利。

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就严重地关心到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问题。本组织在其他国际重要事项方面，再没有通过象这样多的决议。以色列有没有执行过其中的一个决议？相反的，以色列自立国以来就违反宪章，并拒绝执行任何关于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或其他从一九七四年以来受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侵略的阿拉伯国家的权利有关的决议。以色列是在联合国的历史里受任何会员国的谴责和斥责最多的一个国家。到目前为止，以色列被下列各组织谴责在110次以上：大会、安全理事会、人权委员会和若干专门机构，特别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它也被政府及非政府的、区域或其他的各种会议和国际组织痛斥过数十次。可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个统一体，对于那些谴责已司空见惯不以为羞。我们近来在这里看到的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代表们，在听了每一个斥责之后就无动于衷地跑到讲坛上去，大事辱骂过去曾谴责过他们的国际组织，并大言不惭地宣布他们决不停止侵略，决不从他们武力占领的土地上撤退，也决不承认在他们蹂躏之下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来执行所通过那些决议的任何部分。

犹太复国主义统一体的代表并不以拒绝本组织的决议为满足。他干脆就反对讨

论巴勒斯坦问题；我想，到明天他也许甚至会反对联合国讨论中东问题，认为联合国不应该过问巴勒斯坦和中东。我们的了解是，他害怕的理由是代表了世界各地人民的愿望的国际组织，是人民对于和平、正义和自由的希望寄托所在，当它在讨论侵略者的罪行和侵犯行为时，就必然会使侵略者和篡夺者感到若干窘迫，必然会暴露每一愤世嫉俗的种族主义者的原来面。

犹太复国主义统一体的那位代表，过去是西岸的司令官，那时被占阿拉伯地区千千万万的人都由于他而遭遇到死亡、驱逐和拷打，在这里在为什么大会能为他称做“小小的人口三百万的犹太国”花上它百分之三十的时间而感到迷惘。他也许说对了，他的一个小小的种族主义统一体不应该花费大会比例上那么多的时间，可是不幸得很，那个统一体虽小但它的罪行和侵略行为却是够严重的。那个小小的统一体采取了二十世纪最不人道的方法，赶走和压迫三百万人民，它进行侵略，占领了原属于别国和别人的土地，其面积之大为联合国分给它的三倍。那个小小的统一体，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是充了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前哨。它是威胁小国安全和独立的桥头堡。把以色列封为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并不是我们。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代表赫佐格先生自己，对这个任务就很引以为荣，这一点从他在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一日午后七时在全国广播公司“自由谈”电视节目的一次接见中向埃德温·纽曼先生所说的话中，表现很清楚。他说——只是摘要——在葡萄牙前政权垮台后，经过希腊的事件和美国在土耳其的军事基地所会发生的事件之后，人们仔细研究一下情势就会发觉，以色列是唯一有能力实现和保证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的国家。

基于这个理由，联合国化了三分之一以上的辩论时间来讨论这种由于以色列侵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其他阿拉伯国家而引起的情势；也是基于这个理由，它可以自夸地说，在所有通过的谴责和斥责一个国家或制度的决议中，它是受到那些决议最多的一个国家。

犹太复国主义代表一向认为他的制度之被痛斥和攻击的唯一原因是因为这一制度

是犹太制度。他知道得很清楚，他的统一体所以被痛斥的唯一真正理由是因为这一统一体是种族主义，是帝国主义，它侵犯了人民和其领土的权利。不论以色列是基督教、伊斯兰教或无教，只要它是侵犯了权利，驱逐了人民或强占了土地，就一样要被谴责。我们认为伟大的犹太教无罪；我们认为犹太教是一件事，种族主义侵略或暴动是另一件事。我们也反对以色列利用那个宗教——这一宗教和它的先知是伊斯兰教所承认的——去做犯法的事，或着把它当作挡板以期逍遥法外，我们不允许它的信徒向人民进行各种暗杀、篡夺、驱散和暴虐行为而不受抗议、制裁或责罚。

那位种族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在开始讨论巴勒斯坦问题的演说中，就一再提到他一向同我们这样说的那番话和谎言。

“……请注意，自一九四八年以来有 800,000 以上犹太人离开或被驱逐出中东或北非的阿拉伯国家。请注意，目前在叙利亚有 4,000 以上人质受到严刑拷打……”（第 2390 次会议，第 43 页）

他说这番话的意思是说，如果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巴勒斯坦建造一个无教的民主国的梦想实现的话，犹太人就会象他所说的那样，遭遇到这种命运。

以色列由于宗教性种族主义的作祟，盲目地竟认为它有权以宗教或假宗教的名义来干涉别国的内政和这些国家同其人民之间的关系。如果种族或国民身份以宗教为出发点的话，那么——例如——为什么意大利就不去干涉全世界基督教徒的事务，并自以为应该对所有的基督教徒提供保护？为什么巴基斯坦不去干涉全世界伊斯兰教徒的事务，并装出代表他们和保证他们的权利的样子？

人们被以色列的谎言和它种族主义的逻辑弄糊涂了。一方面，以色列指责阿拉伯各国驱逐并赶走阿拉伯犹太人，另一方面它又指责那些国家把犹太人扣留作为人质并不让他们离开他们出生和生活的土地而移居到以色列去。如果阿拉伯犹太人离开了他们原来的家园，就说他们是被驱逐和赶走了的；如果留在那边不走，那么就说，

他们是作了人质。 他们离开也好，不离开也好，不论怎样阿拉伯人郭犯了罪，都错。

事实上，以色列的想法是以狭义的种族主义为出发点，它不能了解的是，阿拉伯人并不象以色列那样按照宗教把它们的国民分门别类。 犹太叙利亚人、基督教叙利亚人和伊斯兰教叙利亚人俱是一样：他们都是叙利亚的国民，属于一个传统、一种肤色的同一国籍，有时候连名字都相同。 我的父亲叫做塞利姆，我最幼的儿子叫做塞利姆；大马士革犹太共同体的首领叫做塞利姆。 他的肤色，他的特性，他的语言同我比他同在这个大会堂里的那位犹太复国主义统一体代表的肤色特性和外貌接近一千倍。

阿拉伯人并没有象以色列那样树起了宗教孤立主义和种族至上主义的围墙。 成千成万住在东方、西方、世界上每一角落里的阿拉伯人，伊斯兰教徒也好，基督教徒也好，他们在北美、南美、非洲、亚洲、欧洲其他各国移民定居，已经有许多年了，他们从来也不成为少数的种族主义者或孤立的在宗教上的少数民族。 他们不怕同第二故乡的其他国民和新社会打成一片。 他们统统都同化于那个新的国家，替那些国家服务，考虑到它们的利益并为那些国家打仗，除感情上的归依怀念和同情外，和原来的国家并无瓜葛。 他们晚上睡得很好，不怕和其他国民生活在一起或与他们同化，他们心中坦然明白应该效忠那一国。

扩张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制度不但怕联合国讨论巴勒斯坦问题和它有关的决议；就是听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这个名字也会不寒而栗。 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代表在第一天讨论时所发表就有洋洋 23 大张；我在这 23 大张中，曾想找一下有无提到巴勒斯坦人的地方，可是竟找不到。 对犹太复国主义统一体来说，巴勒斯坦人只是一个“问题”。 当他每次不得不提巴勒斯坦人的时候，他就说“问题”两字：这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问题”。 犹太复国主义天才家认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问题是可以 通过一个以色列同约旦之间的和平协定把那些巴勒斯坦人送到今日称为约旦王国的旧巴勒斯坦来解决的。 犹太复国主义代表今日一再提到“约旦两岸内巴勒斯坦古城”

那几个字，是从他们外交部长的一个声明中引述过来的，这种提法确是值得注意的，因为这些字眼就是以色列扩张主义者在梦寐以求，希望控制约旦河两岸的巴勒斯坦的古城时所常常提到的。现在他们已在把这种梦想渗透到国际会议上来了。

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问题的存在，但却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存在。但是，以色列虽然可以不承认目前住在阿拉伯各国所有难民营中一百五十万流亡的巴勒斯坦人的存在，但却不能否认仍留在他们在种族主义者占领下的自己土地上在受煎熬的一百万巴勒斯坦人的存在。即使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人的存在，但它还是不承认已为100多个国家承认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可是，以色列有什么资格能够决定谁能代表，谁不能代表巴勒斯坦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力量有没有象他们占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和家园一样，真正地控制了他们的意志，可以代他们决定谁是他们的发言人？没有：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以及在巴勒斯坦以外各地对阿拉伯人的持续侵略，其最大失败之处就是尽管他们这样占领、压制和压迫继续了二十八年以上，但并没有把那些阿拉伯人心悦诚服和瓦解他们的意志。英勇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最大胜利就是在于侵略、占领、逃亡和驱逐都不能熄灭他们斗争的火焰，都不能弄垮他们内心抵抗的意志。事实是刚刚相反。每次在犹太复国主义敌人的侵略和压制变本加厉的时候，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占领地以内和以外的反抗也就与之俱增。只要占领状态继续存在，阿拉伯人进行解放斗争的决心，也一直这样坚持到底。

的确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个统一体是从恐怖主义起家的、生长的，目前依然在靠恐怖主义生存的，而它的代表竟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恐怖组织的一个结合体或集团，好象他忘了犹太自卫军——我记得他本人曾在自卫军服务过——斯特恩党、地下组织及民族军事组织的历史；好象他自己和他的种族主义集团同党没有参加过在德尔·雅辛科比埃赫、卡赛姆村、卡勒基利埃赫、卡拉马赫和大卫王旅馆里大屠杀，没有沾染过在各难民营、学校、在阿拉伯城市和村落人口众多的地区里成千成万烈士、

妇女、儿童和老年人的血。

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一直把反侵略、反占领的人称为不讲理的恐怖份子。纳粹把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反抗纳粹占领的欧洲人都称为恐怖份子。可是以恐怖手段来对付你敌人——占领你土地的，驱逐你人民的，用凝固汽油烧你城市的，屠杀你妇女、儿童和老年人的敌人——的恐怖行为，那是一件英勇的行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觉得很荣幸，因为它的名字和阿尔及利亚、越南、柬埔寨、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安哥拉和其他领土和国家的其他解放组织和阵线有此同样的绰号。那些组织和阵线如果不进行英勇的斗争来恐吓敌人并捣碎帝国主义对它们所加的枷锁，就尝不到自由和独立的果实。犹太自卫军、斯特恩党和地下组织的恐怖行为以及以色列目前所实施的恐怖行为同世界各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恐怖行为，是有其不同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恐怖行为，是从在那些土地上一住了好几千年原来和合法的主人手上，夺占土地。但民族解放运动“恐怖行为”的目的，是在从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者手里收回土地，并把正在受苦的土地上原有人民拯救出来。以色列决心漠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存在，和他们在自己领土上建国的权利，并拒绝承认由他们巴勒斯坦英勇人民推选出来并得到阿拉伯高峰会议及大多数国家无保留承认的唯一合法代表，是违反以色列得以成立的那个文书。以色列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凭由联合国大会一个决议产生的国家，可是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181(II)号决议并不单是设立了以色列；同一个决议还设立了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并附有一张把两国边疆详细划分的地图。如果以色列否认巴勒斯坦人民有按照决议规定设立其国家的权利，那么至少就联合国看来，以色列也否定了那个它自己赖以成立的决议。

如果以色列不从它违反了那个决议和大会及安全理事会其他决议而占领并篡夺的阿拉伯一切领土上撤退，如果以色列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有充分的民族权利，那么所谓和平和为和平而采取的步骤都只是以色列用以欺骗国际社会和世界舆论的烟幕而已；他们并借此转移它们对以色列种族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政策和长期占领阿拉伯领土的注意。

犹太复国主义系统企图以很慢的速度，采取各种不着边际抓不到问题中心也减轻不了问题严重程度的零碎措施，作为反对大会建议设立一个联合国委员会，以援助巴勒斯坦人民获得它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的决议草案。

犹太复国主义代表的所谓的和平和和平谈判是什么？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阿拉伯被篡夺的领土仍旧在被占领着，自从一九六七年六月以色列侵略之后已有八年，而犹太复国主义统一体仍旧拒不执行联合国决议，仍旧在破坏宪章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和主权。在占领那么多年之后并化了极大代价，侵略者才撤退了小小的数公里地方，是不能算对和平有什么真正的进展。相反的，这种撤退反而使阿拉伯失去了向敌人施加压力的能力，使敌人有喘息机会并借此小惠来分散受害人的注意力，以便进一步巩固其在占领领土的地位。它利用这样争得来的时间，以加强它在戈兰、西奈和西岸殖民帝国主义的地位。以色列奢谈和平，但根据它的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概念，它的和平就是屈服。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就根据这个概念，在最近签定西奈脱离接触协定中曾宣读了下面这一段话：

“中东战事不能以武力而只能以和平方法来解决。 当事双方应该各自保证不使用武力、不威胁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封锁对方。

以色列代表把这个例子作为原则上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在谈判时所能采取的唯一基础。但是他忘记说了，当事双方不使用武力或不威胁使用武力的那些诺言先已被侵略成性以色列那一方违反，因为在以色列签订这个协定的时候，它还在以军事部队占领百分九十以上的西奈土地的方式在使用武力和威胁使用武力。

关于侵略的定义，经过二十年法理上讨论和研究之后，联合国说，占领领土即使是暂时的也构成持续性的侵略。大会第3314(XXIX)决议正文第3(a)段规定，侵略的行为是：

“一个国家的武装部队侵入或攻击另一国家的领土，或因此种侵入或攻击而造成的任何军事占领，不论时间如何短暂，或使用武力吞并另一国家的领土或其

一部分”。

同是上一届通过的国家经济权利义务约章里也说，不侵略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它同时承认，国家有权利甚至有义务消除一切形式的外国侵略、占领和统治，作为发展和进步的一个基本条件。

以色列在西奈协定里答应不使用武力，而实际上却在使用武力继续占领埃及领土，按照国际法原则和联合国宪章这是一种持续性的侵略行为，以色列将如何能在这两者之间自圆其说？

在一个主权国和另一国家签订不以武力解决争端的协定的同时，如让后一国家的军事部队继续占领前一国家的领土，则前一国家无异屈服在侵略的淫威之下，无异丧失其自卫的神圣权利，无异丧失其以一切必要的和可用的方法来解放领土并击退侵略者的权利。

国际社会已经肯定表示，人民有使用一切可用的方法来解放领土和争取独立自决的权利。因此凡主权国家，都可采取和联合国宪章原则及国际法原则不相抵触的许多方法来解放被侵略和被占领的领土。

侵略的犹太复国主义统一体一定要知道和平不是屈服；一定要知道坚持违反别人的权利和一再以武力扩张势力及占领别人的领土，都不能达成和平的。犹太复国主义统一体还应该知道，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所提出的目标是争端的关键所在，是争端的真正实体，除非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充分的民族权利受到尊重，和平是没有希望的。

但是因为犹太复国主义统一体是建立在阿拉伯人的地区里，所以它常常要玩各种花招来争取时间，在世界舆论之前歪曲事实，为其侵略扩张掩饰辩护。

犹太复国主义统一体除了一再以武力占领别人土地和不理会联合国决议及谴责外，它还继续在阿拉伯占领领土中违反人权，不经审判即将阿拉伯人囚禁，毁坏他们的房

屋，并对他们施以最残酷的集体刑罚和压迫。凡此种种，都是在调查以色列影响占领领土内居民人权行为特别委员会报告中有说明的。

犹太复国主义种族主义统一体继续忽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权利，他们不再隐藏也不再否认这种违反；犹太复国主义代表谈到这种违反时还要得意洋洋。因此我们发觉到，犹太复国主义统一体代表的演说中有一半的篇幅是在攻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并否认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及其存在，另一半是在侮辱和批评联合国大会所采的行动，说大会讨论以色列攻击巴勒斯坦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阿拉伯人并向他们进行犯罪行为，是一种“干涉”。

种族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系统如果没有若干国家——只有屈指可数的有限几个国家——特别是美利坚合众国的盲目支援，这个实施种族主义并侵略成性的统一体，就不可能采取那些行动，就不可能继续进行各种违反行为，就不可能继续向联合国宪章、决议和世界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挑战。

自以色列成立以来，美国总是支援犹太复国主义者侵略阿拉伯国家的。身为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美利坚合众国经常投票赞成以色列和其侵略，而其他大多数国家则主持正义和逻辑，支援被侵略者，同另外一方站在一边，实在是一件可耻的事。

美国以援助和高度破坏性武器支援以色列，不再只是阿拉伯和其他人民觉得惊奇了；事实上许多美国人，包括不为犹太复国主义所买得动的许多众议院议员在内，也都对这件事感到惊讶讨厌。美国人民大约还没有忘记，在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期间美国陆军武仓都弄得空空如也，使美国的安全也受到了威胁。世界各国总还没有忘记，美国在那次战争中如何威胁要发动一个原子战争来支持以色列的侵略。

虽然美国假装想要把“和缓”及裁军、核武器的不扩散和战略武器的限制成为一个总的政策，可是它没有把最现代、最复杂的导弹、飞机和电子武器，包括能装运核弹头的武器在内，停止送给一个目空一切的种族主义的小国。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也就是那个种族主义国家正在拒绝终止占领阿拉伯领土并继续顽强地否认巴勒斯坦人

民权利和破坏它所占领地方的基本人权的时候。

确实使人惊奇的是，美国特别在最近西奈协定已经签订之后这一特定时间来加强武装以色列，而还假惺惺地说这个协定是迈向和平的一个步骤。如果迈向和平的步骤需要那样空前的大量武器和毁灭性工具，那么整个和平就不知要为此地区带来些什么——这是上帝所不允许的。

美国盲目地袒护以色列，再加上它以最近代毁灭性工具和复杂武器供给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系统，只能使它自己丧失为两方都能接受的调解人的资格。还有，美国自冲突发生以来第一次把它的军事人员冒充“技术员”混进该地区，可以被看作是超级大国之一对这一争执的直接参与；这是严重违犯联合国作为谋求世界和平工具的任务和能力，减少国际组织在解决争端、监督维持和平行动方面的重要性的。

使人发生兴趣的是，美国袒护以色列侵略者的态度和苏联态度的对比，苏联态度是支持权利和正义的，以恪守其大国的责任；那个伟大国家是以维护被压迫、被统治人民的权利，和支持被侵略者来应付并粉碎侵略的后果的。

在上一届会议上联合国大会通过伟大的第 3236 (XXIX) 号决议，其中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自决、国家独立及主权和回返家乡的权利。现在既要由联合国来采取方法和途径来执行那个决议，所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团参加了今天正式向大会提出的那个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规定各种大多数会员国都认为适当的切实执行第 3236 (XXIX) 号决议的方法。其中最重要是设立一个委员会以确保巴勒斯坦人民能够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并提供一个执行那些权利的方案；该决议草案还请安全理事会审议这个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权利以执行第 3236 (XXIX) 号决议的问题。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团还提出另一个决议草案，邀请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联合国按照大会第 3236 (XXIX) 号决议而主办的关

于和平的一切工作和讨论。阿拉伯叙利亚代表团肯定地说，只有以执行部分第1和第2段为根据才能对执行部分第3段得到正确的了解，阿拉伯叙利亚代表团就是以那个根据而提出那个决议草案的。

要在中东谋求和平而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是不可能的。要达成中东和平，办法很明显，很简单。应在宪章原则、国际法规则和条款、国际人权宣言、各国间友好原则、侵略定义、国家经济权利和义务等规定和赫尔辛基会议十项原则的范畴下，立即把联合国决议付诸实施。

根据上面这些国际文书，以武力占领土地即使是暂时的也属于持续性的侵略，在任何谋求认真和平时一定要计及这一事实。在占领和侵略的压力之下，是不能有稳定或持久的和平的。

阿拉伯各国希望有以公平和正义为基础的持久和平。可是经过二十七年以色列的侵略和侵犯它们的领土，它们没有耐心了。如果中东情势，包括巴勒斯坦在内，让其继续恶化下去，如果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继续想拖延时间，继续想要订立各种支离破碎或不着边际的协定，中东情势就确有爆炸的真正危险。这不但将威胁中东，而且也将威胁世界其他各地的和平、安全及经济繁荣。这是一个悲剧，本组织以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都一定要努力设法避免这一悲剧。

主席：本项目的发言名单上还有九位要求发言。一位代表要求发言，行使答辩权。各会员国想必已知道，有人刚刚提出一个订正决议草案(A/768/Rev.1)和第二个决议草案(A/770)，这些文件将于今天午后分发。

大会当然希望在拨给的时期以内完成其议程。另一方面，大会议事规则第七十八条有下列原则上的规定：

“任何提案不得在大会会议上加以讨论或表决，除非其复制本最迟已于会议前一天散发给所有代表团”。

还有，若干代表团希望能对大会所审议的两个决议草案，表示立场。可能有人要对这两个决议草案提出修正案。

鉴于这些考虑，我认为应该向大会建议：在今日午后结束一般性辩论而把决议草案的表决延至星期一上午进行。这样可使大会各会员国有若干考虑的时间。我和各方协商后，就很清楚知道很多代表团想要在投票前有若干时间来研究那些决议草案。这样做法颇合乎情理，也符合议事规则的规定。因此我们设法在今日午后结束一般性辩论，明日午前会议一开始就表决决议草案。

工作的安排

主席：我刚刚说过，我们将于星期一午前会议开始时，表决巴勒斯坦的决议草案。然后我们审议今天日刊上所载的第三委员会四个报告。

十一月十一日星期二的午前和午后会议，审议塞浦路斯问题。那天中午十二时，听取瑞典总理的演说。

十一月十二日星期三的午前会议审议接纳科摩罗加入联合国问题；午后会议，审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

十一月十三日和十四日，星期四和星期五的午前会议及午后会议，以日后提交给它的报告为根据，继续审议塞浦路斯问题。

我相信这项报告能有助于各代表团下星期工作的安排。

午后一时二十五分散会